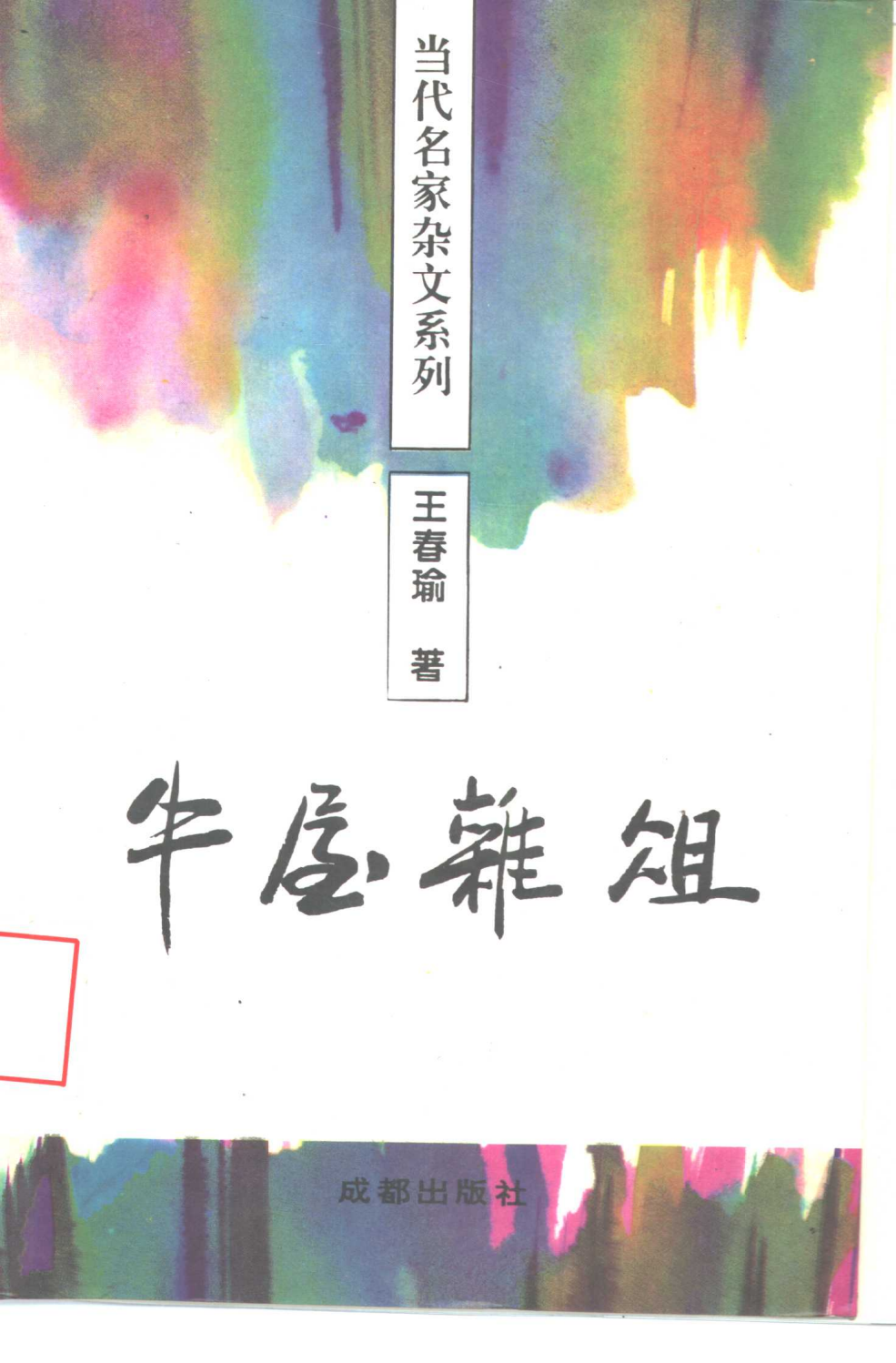




当代名家杂文系列

王春瑜
著

半屋雜俎



成都出版社

当代名家杂文系列

王春瑜 著

牛屋杂俎

成都出版社

(川)新登字 011 号
CHENGDUCHUBANSHE

牛屋杂俎

著 者：王春瑜
责任编辑：谭继和 濮禾章
封面题字：周明安
封面设计：张光明
技术设计：盛寄萍
责任校对：陈 晋

出版发行：成都出版社
地 址：中国·成都市蜀都大道十二桥路 30 号
邮政编码：610072
电话号码：(028) 7765071 7783841
经 销：新华书店重庆发行所
排 版：四川三达计算机公司
印 刷：成都市文化用品厂
版 次：1994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199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787×1092mm1/32
印 张：5.625
字 数：100 千
印 数：1——10000 册
书 号：ISBN7—80575—707—0/I·153
定 价：4.80 元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序 时代还需要杂文

马识途

在八十年代的中国文坛，突然出现杂文鼎盛的局面。不仅无报无杂文，无刊无杂文，且有专门的杂文报刊，杂文辞典，杂文专集的出版。各地杂文学会也应运而生了。听说还有省委领导自写杂文提倡杂文之说。呶吁盛哉，杂文之兴起也！这大概又证明一个道理，凡是杂文命运不济的时候，也是国步维艰的时候，凡是杂文兴盛的时候，也是国运走向兴隆，思想比较解放的时候。

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当然这恐怕更是一个值得思考的时代。

我们正在改革前进，盛世有望。虽然有时候我们不能不在泥泞中前进，然而我们的前面却已光明在望。这是一个奇异的时代，一个充满希望与困难，前进与倒退，正义与邪恶，秩序与混乱，欢乐与眼泪，歌颂与诅咒，庄严工作与荒唐糊涂，杂然纷呈然而充满着生气的大转变时代。新事物层出不穷然而前进不易，旧意识趋于消逝然而垂死挣扎。许多过去认为天经地义的教条，失去了



权威的光辉，许多认为不可更改的观念，突然变成可笑的符咒。一些被人五体投地地顶礼膜拜的偶像，忽然坍塌下来。一些多年被视为洪水猛兽的异端邪说，突然时新起来，并被化为政策，在中国大地上实行起来，并取得意外的好效果，把人民从水火之中拔于衽席之上。许多被踩在脚下衣食不周的凡夫俗子，突然抬起头来，西装革履，昂然走进豪华的酒店，登上呼风唤雨的总经理的指挥台，指挥千军万马，从事高新技术的大生产。凡此种种，一些人在欢呼，一些人在得意，一些人在创造，大多数的人在大步前进。然而也还有人在怀疑，在摇头，在叹息，在引经据典地辩论，甚至有的人在时代暴风雨的面前向隅而泣，在咒骂和贬损。

这样的时代，五光十色，瞬息万变，在生活的快节奏中，人们不耐烦等待精心刻划历史的鸿篇巨制，也不能满足于道理深奥的长篇大论。人们需要赞颂，需要欢呼，需要呐喊，需要马前卒为他们鸣锣开道，需要清道夫举起匕首和投枪，为他们清除阻碍历史前进的一切腐朽的体制、思想、文化、道德、观念、习俗和形形色色的精神垃圾。人们需要匕首和投枪，人们需要杂文。

于是杂文应运而生了。于是出现了一新耳目的杂文作品。于是出现了当行出色的杂文作家。于是出现了杂文的鼎盛时代。

既然叫做杂文，看起来似乎是杂的，古今中外，天南地北，经国大业，茶余酒后，是非得失，世道人心，青萍之末，一叶之落，无不可议，无



不可谈的了。其实杂文是杂而不杂的。杂文，特别是鲁迅式的杂文，是一种特殊的文体，正如鲁迅说的，它“是感应的神经，是攻守的手足”，“和现实贴切，而且生动，泼辣、有益，而且能够移情”。杂文和现实生活总是贴近的，和人民脉搏的律动总是息息相关的。总是从纷至沓来的社会现象中摘取典型，于微末中见大义，于褒贬之中见是非。它要发人之欲发而未发，言人之欲言而未言者，是写众人心中所有而笔下所无者。这和那种吃饱了打着饱嗝，剔着牙齿，闲侃神聊，插科打诨，言不及义的侃文，或远离尘世，闲情逸致，无病呻吟的闲文是不同的。

因此杂文即要有深刻的思想，又要有艺术的魅力，具有历史的思辩性和艺术的感染力。没有对于新社会诚挚的政治热情和厚实文学功底是办不到的。因此一个好的杂文作家，如果严格要求起来，就要像鲁迅那样，具有政治家的洞察世事的能力和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具有理论家的见微知著、由表及里，分析事物的能力，具有学术家博览群书的渊博知识，具有散文家的汪洋恣肆，斐然成章的文字功夫，还要具有诗人的烈火般的热情和一往直前的无畏勇气。要像鲁迅那样做到这一步，或接近这一步，杂文作家要作毕生的努力。

正因为这样，杂文作家在专制的旧社会里，是注定要忍受“窃火者”的痛苦和灾难的。就是在思想解放、杂文勃兴的时代里，杂文作家也是顶风冒雨的人，披荆斩棘的人，注定要在风雨中讨生活，在荆棘中寻路而行。他们可能在泥泞的荆



棘中仆倒，可能受到某些视杂文如眼中钉的人的嫉恨。这倒没有什么，因为那些人的某些行径，正是杂文鞭挞的对象，受到他们的嫉恨，正是杂文的光荣。但是也有时，或由于有些人囿于一种传统偏见，以为杂文“偏激”、“片面”，或由于杂文作家在使用这个锋利武器的时候，疏于把握，偶尔失手，误忤新政，也是有的。至于偶批逆鳞，为忌讳者“对号入座”，于是兴师动众，打上门来，大张挞伐，以至“对簿公堂”，甚至“捉将官里去”，也并非没有可能。

我想，作为一个满腔热忱热爱祖国，决心以血作墨，以笔作枪，甘心为改革开放鸣锣开道，俯首甘为马前卒，横眉冷对，做精神垃圾的清道夫，就要有我以我血荐杂文的勇气。同时，我想，当前的决策者们是开明的，有远见的，一个聪明的指挥员知道那些在硝烟弹雨中打冲锋的战士，偶尔失手，是难免的。而且作家的人身权利和创作自由已经写进宪法。还有什么人想呼风唤雨，祭起什么法宝来，在杂文作家的身上，施展过去的身手，冀望点什么，大抵是很难的了。

当然，我想一个杂文作家，自然是具有对于祖国和人民的无限热爱，对于改革开放寄以真诚的希望，对于阻碍历史前进的势力深恶痛绝，对于事理有充分的理解，对于敌友泾渭分明。因此，行文是会实事求是，真以指事，诚以对人，形在江湖，心存汉阙，针砭固取典型，臧否更有分寸的。这样，庶几可以无过乎。

杂文是文学的一个分支，是一种艺术形式，



它不仅要以理服人，更要以情动人，使读者从中获得艺术享受，这就要求杂文要在艺术上精益求精，在形式和风格上力求多样化。那么除坚持“二为”方向外，“双百”方针就永远是杂文的指导方针。

全国各家报刊刊登的杂文已经不少，散出的杂文专集也很多，但是选出若干具有相当代表性的著名杂文作家，各人自选一本杂文，成系统地出版，尚不多见。成都出版社有志于此，我颇赞成。他们已经得到若干不同风格的杂文作家的支持，才使《当代名家杂文系列》第一辑得以问世。在雅文学出版陷入困境之际，他们有胆有识，做了这么一件大功德事，令人鼓舞。他们的工作是严肃的，选本是认真的，编印是出色的，货真价实，决没骗人。正如鲁迅在他的杂文集出版时说过的，“我只是在深夜的街头，摆着一个地摊，所有的无非是几个小钉，几个瓦碟。但也希望并且相信，有些人会从中寻出合于他们的用处的东西。”我相信读者也可以从这套《当代名家杂文系列》里，读到合于自己口味的文章。

我故乐为之序。



序

序

五十六年住世，
几度牛屋为家'。
今古一线''走天涯，
不管风邪浪大。
平生投枪所向，
枯藤老树昏鸦。
是否击中明暗靶！
请君评判高下。

——调寄西江月

* 不才属牛。童年乡居，随先父恒祥公、母亲曾孺人耕读，与牛同居一室（敝乡称牛屋），自今每一思之，老牛之反刍声、叹息声，犹在耳畔回响；“文革”中遭迫害，蹰“牛棚”达七年之久；近年顾寒斋曰“老牛堂”；不才与牛真可谓拴在一个格上矣。

* * 参见附录拙作《今古何妨一线牵》。

1994年3月4日



目 录

目 录

序 时代还需要杂文	马识途 (1)
序	(1)
“万岁”考	(1)
“语录”考	(11)
烧书考	(15)
株连九族考	(20)
吹牛考	(24)
“父母官”考	(28)
乌纱帽考	(31)
九斤老头考	(35)
起哄考	(37)
阿 Q 族谱考略	(40)
牛二考	(43)
“发财”考	(45)
慈菇和“万万顺”	(48)
说神童	(55)
再说神童	(58)
说“天地君亲师”	(61)
读《玉抱肚·官悟》	(66)
读《诏狱惨言》	(70)
“崇国夫人”寻猫的风波	(75)



牛	“浪里百跳”的悲剧·····	(79)
屋	论探春“改革”·····	(81)
杂	“心思仍旧”的悲哀·····	(84)
俎	薛宝钗乱煮大锅饭·····	(87)
	乒乓何必雾中看·····	(90)
	猛吹猪脬何时休·····	(92)
	学生·大师·学风·····	(94)
	寻“头”有感·····	(101)
	未庄评职称的风波	
	——故事新编·····	(103)
	伤哉，谢老遗言·····	(107)
	壮哉，奥尔特加·····	(109)
	说皇帝·····	(110)
	说后妃·····	(114)
	说宰相·····	(119)
	说名将·····	(122)
	说改革家·····	(125)
	“久任”“迁转”孰优论·····	(128)
	马桶与文化·····	(131)
	《牛鬼蛇神谱》序·····	(135)
	身向榆关那畔行·····	(137)
	张居正悲剧的启示·····	(140)
	重读《阿房宫赋》·····	(144)
	文征明羞见孔夫子·····	(147)
	白铁无辜铸佞臣·····	(150)
	“人安为宝”·····	(153)



附 录

今古何妨一线牵·····	(157)
守老二三事·····	(165)
后记·····	(168)



“万岁”考

「万岁」
考

万物有生必有死；死与生一样，不过是物质运动的一种形式。有两句古诗说：“神仙不死成何事，只向西风感慨多，”可见所谓神仙者也，也还不能例外。清人赵翼有两句诗，说得很直白：古有长生今亦鬼，天如可上地无人。”①显然，人不可能长生不老。那么，稽诸史册，那些身体特别健康的人海骄子，其长寿又能达到多大限度呢？说法不一。什么“彭祖寿八百”之类，原属无稽之谈，不值一哂。明人谢肇淛谓：“人寿不过百岁，数之终也。故过百二十不死，谓之失归之妖。然汉窦公，年一百八十，晋赵逸，二百岁。元魏罗结，一百七岁，总三十六曹事，精爽不衰，至一百二十乃死。洛阳李元爽，年百三十六岁。钟离人顾思远，年一百十二岁，食兼于人，头有肉角。穰城有人二百四十岁，不复食谷，惟饮曾孙妇乳。荆州上津县人张元始，一百一十六岁，膂力过人，进食不异。范明友鲜卑奴，二百五十岁。……此皆正史所载。”②据报载，今日之北欧，有活到二百岁以上的老人，察今知古。谢肇淛的上述长寿统计材料，不能目为虚妄。但是，正如曹孟德所言，“龟虽寿，犹有竟时。”活到二百多岁，应当就是人生长度的极限，岂能永远健康？谁能活到百



岁，就称得上是稠人中的“怪”杰，颇有点稀奇了。

考中国历代帝王，活到一百岁的，不但一个也没有，就是九十岁，也成了从来没有能够跨越的铁门槛。清代乾隆皇帝弘历，一生好自大，但看来他借以自鸣得意的一项资本，是历代帝王中的年寿中，独占鳌头，但也不过活了区区 89 岁，可笑的是，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几乎没有一个皇帝不想活一万岁；兴师动众，求长生不死之药的秦始皇，更是其中的头号名人，从汉武帝起，“万岁”不但是皇帝的代名词，而且逐步成了专利品；这项专利品浸透了封建专制主义的汁液，其神秘、虚幻的程度，成了人们诚惶诚恐不敢仰视的七重天上的奇葩。

这真是“斯亦奇矣”！但是，封建帝王，尽管无不标榜“敬天法祖”，以古为则，而考“万岁”一词之源，这些帝王却未必是“法祖”，倒是去古远矣。

宋人许观说：“万岁之称，不知始于何代，商周以来，不复可考。”③这话并不确切。商代甲骨文，因是刻在殷墟发掘出来的龟壳上，堪称信史。但现存箱满柜盈的大量甲骨文中，皆无“万岁”，亦无“万寿无疆”的记载。在西周中、晚期的金文中，每见“眉寿无疆”、“万年无疆”（与“万岁无疆”同义）并亦有“万寿”的记载，但是，它并不是专对天子的赞颂，而是一种行文款式，不妨称之为“金八股”，铸鼎者皆可用。诸如“眉寿周邦，是保其万年无疆，子子孙孙，永保永享”，



“乙公作万寿尊鼎，子孙永宝用之”。“唯黄孙子系君叔单自作鼎，其万年无疆，子孙永保享”④。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显然，这里的“万年无疆”云云，不过是子孙常保，永远私有之意。这一信息，我们从我国最古老的诗集《诗经》中，也不难窥知。固然《大雅·江汉》中有“天子万寿”语，表示了人们对天子“万寿”的祝福。但是，更广泛的意义，则不是这样。《豳风·七月》：“跻彼公堂，称彼兕觥，万寿无疆。”《小雅·南有嘉鱼·崇丘》：“南山有台，北山有叶。乐只君子，邦家之基。乐只君子，万寿无期。”“南山有桑，北山有杨，乐只君子，邦家之光。乐只君子，万寿无疆。”《七月》中的“万寿无疆”，是描写年终时人们在村社的公堂中，举行欢庆仪式后，举杯痛饮，发出兴高采烈的欢呼。至于后二首，无非是见兴比赋。所谓君子，朱熹谓：“指宾客也。”⑤若然，这里的“万寿无期”、“万寿无疆”，都是诗人对宾客的祝福词，很可能是当时人们口头上的家常便饭。宋人高承说：“万岁，考古逮周，未有此礼。”⑥这种看法，是符合历史实际的。

从战国到汉武帝之前，“万岁”的字眼尽管也常常在帝王和臣民的口中出现，但其用意，可分为两类，大体上仍与古法相同。其一，是说死期。如：楚王游云梦，仰天而笑曰：“寡人万岁千秋后，谁与乐此矣？”安陵君泣数行而进曰：“大王万岁千秋后，臣愿以身抵黄泉驱螻蚁”。⑦刘邦定都关中后，曾说：“吾虽都关中，万岁后，吾魂魄犹乐思沛”。⑧又，“万岁之期，近慎朝暮。”⑨颜师古注





谓：“万岁之期，谓死也。”这就清楚地表明，不管是楚王的仰天大笑说“万岁千秋”也好，还是安陵君拍马有术所说的“大王万岁千秋后”也好，或者刘邦在深情眷恋故乡时所说的“万岁后”也好，都是表明“死后”的含意，这跟普通人称死，只能说卒、逝、谢世、蚤世、不讳、不禄、陨命、捐馆舍、弃堂帐、启手足之类比较起来，虽然显得有点特别，但与后来被神圣化了的“万岁”词意，毕竟还是大相径庭的。其二，是表示欢呼，与俄语中的“乌拉”颇相似，请看事实：蔺相如手捧稀世珍宝和氏璧“奏秦王，秦王大喜，传以示美人及左右，左右皆呼万岁。”⑩孟尝君的门客冯驩焚券契的故事，是脍炙人口的。史载：冯驩至薛后，使吏招民当偿者，悉来合券。……因烧其券，民称万岁。⑪田单为了麻痹燕军，“使老弱女子乘城遣使约降于燕，燕军皆呼万岁。”⑫纪信为陷入项羽大军重重包围中的刘邦定计，跑到楚军中撒谎说：“‘城中食尽，汉王降。’楚军皆呼万岁。”⑬陆贾遵刘邦之命著成《新语》，“每奏一篇，高帝未尝不称善，左右呼万岁。”⑭汉九年，未央宫建成，刘邦“大朝诸侯，群臣置酒未央前殿。高祖奉玉卮，起为太上皇寿曰：‘始大人常以臣无赖，不能置产业，不如仲力。今某之业所就，孰与仲多？’殿上群臣，皆呼万岁，大笑为乐。”⑮——凡此皆充分表明，从战国到汉初，人们虽常呼“万岁”，却并非专对帝王而呼，但有开心事，即作此欢呼，亦不过如此而已！

至汉武帝时，随着儒家被皇帝定于一尊，

“万岁”也被儒家定于皇帝一人，让它成为最高封建统治者的代名词。稽诸史籍，我们不难发现汉武帝精心炮制的弥天大谎。史载：元封元年，“春正月，行幸缙氏。诏曰：‘朕用事华山，至于中岳……翌日亲登嵩高，御史乘属，在庙旁吏卒咸闻呼万岁者三。登礼罔不答。’”^⑥看吧，汉武帝登上了嵩山之颠，吏卒都听到了向他三次大呼“万岁”的声音。谁呼的？荀悦注曰：万岁，山神之称也。”原来，是神灵在向汉武帝高呼“万岁”，以致敬礼；而且，汉武帝向神灵致意还礼，无不答应，也就是所谓有“登礼罔不答”。真是活龙活现！汉武帝为了进一步神化君权以强化封建专政而编造的“咸闻呼万岁者三”的神话，成了后世臣民给皇帝拜恩庆贺时三呼“万岁”——并雅称“山呼”的不典之典。15年后，也就是太始三年三月，汉武帝在制造政治谎言的道路上又高升一步，声称“幸琅玕，礼日成山。登之罘，浮大海。山称万岁。”^⑦这一回，说得更神了：山东的芝罘山，整座山都喊他“万岁”，这样一来，就势必构成这条逻辑：神灵、石头都喊皇帝“万岁”。臣民百姓即比神灵要矮一头，又比无知的石头毕竟要高一头，不向皇帝喊“万岁”，显然是不行的。于是，从此以降，封建帝王的宝座前，“万岁”之声不绝于耳。不言自明，如果他人亦随便称“万岁”，就是僭越、谋逆、大不敬，聊举一例：史载后汉大将军窦宪，“威震天下，……会帝西祠园陵，诏宪与车驾会长安，及宪至，尚书以下议欲拜之，伏称万岁。校正色曰：‘夫上交不谄，下交不黷，礼无人臣称

